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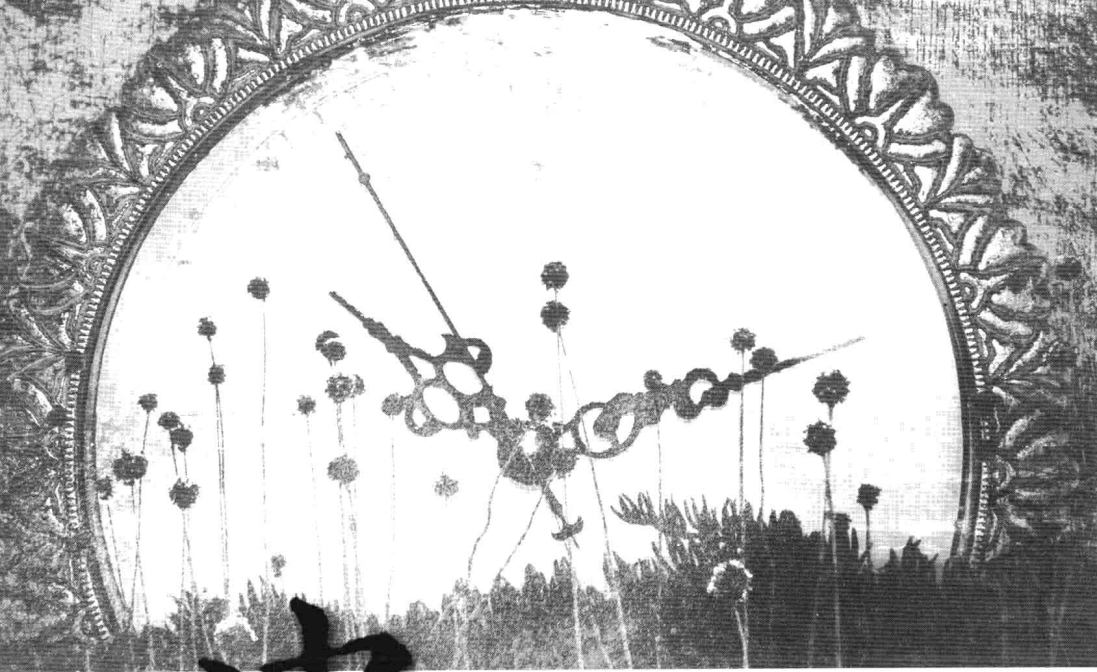


中國研究

理論與實際

李英明——著

你是否還記得小時候的點點滴滴？
為什麼有些記憶深印在腦海中顯得那麼不可磨滅，
而有些卻已經模糊模糊？
記憶是什麼？為什麼一個事件的共同參與者，
在若干年後卻形成截然不同的記憶？
歷史真的是如實的反應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嗎？



中國研究

理論與實際

李英明一著

你是否還記得小時候的點點滴滴？
為什麼有些記憶深印在腦海中顯得那麼不可磨滅，
而有些卻已經模模糊糊？
記憶是什麼？為什麼一個事件的共同參與者，
在若干年後卻形成截然不同的記憶？
歷史真的是如實的反應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研究:理論與實際 / 李英明著.——初版一刷.——
臺北市:三民,2007
面;公分
ISBN 978-957-14-4684-4 (平裝)

◎ 中國研究——理論與實際

著 作 人 李英明
責任編輯 黃麗瑾
美術設計 陳佩瑜

發 行 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 市 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7年1月

編 號 S 571300

基本定價 參元捌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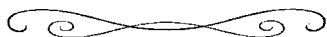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4684-4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序 言



你是否還記得小時候的點點滴滴？為什麼有些過去的記憶深印在腦海中，顯得那麼不可磨滅，而有些卻已經模模糊糊；而且有時和當事者談論某些記憶片段時，卻發現大家記憶中的印象似乎都不大相同？

你是否曾經因為某個歷史上所記載的偉人事蹟而升起孺慕之心，因為一段令人盪氣迴腸的歷史記載而擊節高歌，因為某一件令人感動的歷史事件而掩卷嘆息，久久不能自己？

記憶是什麼？存在你我腦中的記憶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一個事件的共同參與者可能在若干年後卻形成截然不同的記憶？而通過種種人類集體記憶所形成的歷史又是什麼？歷史真的是如實的反映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嗎？

本書的思考就是順著上述問題延續下來的。雖然我們無法真的全然理解記憶究竟為何物，也無法去探究歷史事件背後的真實性究竟為何，但是我們卻可以通過人類對記憶和歷史的建構與形塑是如何可能這一命題，來說明和探討人類的記憶以及伴隨著記憶而形成的歷史是如何被記載與書寫的，我們想問的是，是「誰」用什麼樣的「方式」（或話語）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記載下什麼樣的「文字符號」，想要帶給接受者什麼樣的「觀點」，換言之，這種記錄或說是敘事方式的背後所涵蓋的整體意涵為何？

也因此，本書的七篇文章便是環繞這個命題開展論述，從一開始對記憶和歷史的探討，延伸到對敘述或論述如何可能形成，探討的是在中國研究這個範疇中，種種記憶／歷史建構與形塑的背後，敘述者如何使用語言符號來描述自己所觀察、認知到的事件。我們想指出的是，同樣一個事件，在不同的視野和敘事觀點上所表現出來的面貌可能天差地遠，如此，記憶和歷史真實其實是無法通過種種觀察或研究被客觀如實的還原，但是在每一次的研究和觀察的過程中，記憶或歷史因應著不同的時空條件而被賦予新的詮釋、解釋或是敘事，從而也建構或形塑了新的記憶與歷史。這些時空條件可能是權力、社會網絡甚至是個人的症候，也就是我們在文中所提到的種種過濾器，通過種種過濾器的作用，記憶或歷史所形成的文本也展現出多元的面貌。

本書參考了一些前輩名家的著作，藉由他們的論述和所引發的討論來闡述歷史文本的多元性以及歷史敘事背後所隱含的複雜性。這些前輩名家的著作都是我一再拜讀並且深感欽敬的，在此再向這些作者表達敬佩之意，同時也希望這些前輩名家可以在中國研究領域上有更璀璨耀眼的著作問世。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賴皆興同學的校對整理，以及鄭文翔、詹為元同學的排版打字，另外，也感謝三民書局的出版。本書是我在中國研究典範上的一些反思，希望能有更多相關的著作出現，得與各位方家互勉互勵，是我的衷心企盼！

李英明

2006. 12



中國研究

——理論與實際

序 言

第一章	往事如煙？論記憶的形塑與建構	01
第二章	對歷史的「記憶」與「建構」之研析	23
第三章	從新制度主義談典範的轉移與反思	45
第四章	「局內人」或「局外人」：論歷史敘事的書寫 ..	69
第五章	從《懷柔遠人》看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的衝擊 ..	91
第六章	後結構主義敘事：對《文化、權力與國家》 一書之評析	111
第七章	從《危險的愉悅》反思話語論述	135
參考書目		161



第一章 往事如煙？論記憶的形塑與建構



一、往事是否如煙？

往事如煙？前塵往事只能追憶！

人們經常做出這樣的感嘆或唏噓。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一書^①，主要描寫一九五七年中共反右運動後，幾位被定位為右派的人士，如羅隆基、史良、張伯鈞等人——其中主要多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的命運。此書對於理解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後的中國大陸政治發展，提供了跳脫「中共中心」的不同視角，把歷史和文學做了不錯的結合，以敘事的框架做基礎，賦予了歷史生動的內容，讓人可以如細嚼品讀小說般地讀這本書。

該書對本文的論述最大的衝擊和啟發之處在於回憶為何物？回憶和往事或歷史到底有何關係？章詒和在書中非常細膩地通過敘事刻畫了書中幾位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對於讀者而言，章詒和的記憶真的是歷歷在目；不只讓人感覺章詒和好像重回當年的現場，而讓讀者感覺他們也被引入當時的現場。做為一個讀者，包括我自己在內，確實受到章詒和所聲稱的她的真切記憶的震撼。

章詒和在書的自序中強調，回憶是比日記或書信更加穩要的保存社會真實的方法。而人在受到傷害和驚嚇後，往往也會抹去對往事的真切回憶。但是，章詒和卻強調她一輩子歷經了天堂、地獄和人間的起落浮沉後，她卻要把她所看到的、記得的和想到

的真切地記錄下來寫下來②。回憶到底為何物？我們不禁要再重問一次，為什麼別人在歷經磨難後往往讓記憶像手握沙子一樣，很快從指縫裡流掉；章詒和卻宣稱她能留住真切的回憶，並將它們寫了出來。

或許有些人認為透過有恆的天天或常常寫日記、作札記或影像言談聲音的留存等，就可以記下我們的或相關人的過去；此外，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傳記、回憶錄或自傳的問世和流傳。而且，不管是正史或稗官野史，總是有成套的或幾套的版本在不斷的綿延流傳。這一切似乎又再告訴我們往事並不如煙，過去是可以再現。

就個人而言，就算我們能夠有恆心的通過書寫、言談或影像為我們留下許多的紀錄或過去，但是，這到底能為我們留下多少過去，基本上是相當值得懷疑的；況且，當我們通過書寫、言談或影像去留下過去時，我們畢竟需要通過包括文字語言、工具器材、以及種種的前理解或所謂的先人之見等過濾器來進行；通過這樣所留下的過去，可能與曾經發生過的過去還是有些距離；我們也許可以確定過去發生什麼事，但對於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描述，就必須通過種種的過濾器做為中介；因此，所謂「留下過去」其實是一種過濾器制約影響下的建構；人與過去之間不是直接而且純粹的關係，它是以種種過濾器做為中介接連起來的。

從非常通俗的角度來看，人是通過記憶或回憶來抓住過去的。記憶或回憶做為人的生命能力，確實是存在的；但是它絕對不是一種冥思，更多地是也必須是通過種種的過濾器來進行；因此，記憶或回憶做為人的生命能力的同時，也是被種種過濾器制約或



建構下的產物。況且，人的活動實踐在霎那間的當下，幾乎同時就立刻成為「過去」，它的無常及快速飛逝，經常超乎人的生命能力的記憶或回憶所能負擔的量，以致於讓人對於過去總是掛一漏萬，不斷憑添唏噓。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日常生活的過程和點滴，幾乎既是當下（現在），又是過去。

如果把人和過去的關係看成是直接而且是純粹的，那麼過去就會真的如煙般的飛逝；如果我們知道，人必須通過種種過濾器去連接過去，那麼過去或往事就可能不會像煙一般飛逝，因為它是有可能被建構而再現的。同樣的，如果我們把人和回憶或記憶的關係看成是直接而且是純粹的，那麼過去或往事就真的會如煙般飄散；而如果我們知道，人必須通過種種過濾器去展開回憶，那麼前塵往事可能就不會像煙般飄逝，而是種種過濾器所制約或使動的回憶和記憶，幫我們掌握住了過去。而且，在種種過濾器的制約影響下為我們留下的回憶和記憶，由於事過境遷，這些回憶和記憶其實不只和當時所指涉的情境相分離，更和當時的「自己」或「我」相分離，它們必須不斷通過當下的我在種種過濾器的制約下，不斷的被激活，讓它們重新具有我們所賦予的意義，否則這些回憶或記憶就會死去，或者再度如煙般飄散；反過來說，通過對記憶或回憶的激活，或許我們也才能不斷和過去接連，甚至理解自身。

二、做為文本的「過去」

我們的「過去」本身就是我們自己的文本，同時也可能是別人的文本；而這些文本的存續和內涵是不穩定的，而且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我們自己並不具有對這些文本的絕對的支配性；而反過來，我們可能被這些文本的支配或制約影響；因為，當我們通過種種過濾器使動回憶或記憶建構了過去，敘說了故事，我們也就滾進去這個故事中，活在這個故事之中，並且不願讓這些故事如煙飄逝；當然，也有可能出現如下這般的情況：由於過往發生的事具有太強的衝擊力，讓人不需要通過過濾器就會在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亦即，這個烙印也許是不可名狀或跨越種種過濾器的覆蓋範圍中；這樣的「過往」可能就會如同許多文學作品或語言所說的留下或埋在心靈深處。在這種狀況中，人也許不是通過上述那樣的種種過濾器和這個心靈烙印相處，但反過來可能又必須通過不同於或超越於上述的種種過濾器的介面去和它相處。而不管我們通過過濾器或跨越過濾器去接連過去，基本上不只是對自己生命或生活的籌劃，而且也是自己生命或生活的表現；因此，也就是人對自己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人對當下不斷在霎那間成為過去，所引發的歲月如梭或人生無常短暫的感觸，雖然可能通過種種過濾器來加以表達，但也可能以無言的唏噓或喟嘆來表現；前種表達方式雖然可以引發共鳴，但是卻無法完全替代人對自己生命有限或無常的、深沉的、無言的感嘆，而這種感嘆讓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它可能是最直接真實的，是「過去」帶給人



的禮物；如此一來，「過去」並不是被動地等待人對它的建構，它可以直接激活人們的生存或生命意識。

人的現實的存在籌畫處境的變化，會制約著人，讓人選擇要通過種種過濾器或無言無語的喟嘆來表現「過去」；不過，人在和「過去」打交道的過程中，因著存在而引發的喟嘆，其實基本上是優先於通過種種過濾器的表現方式，從而也跨越因為種種過濾器的使用所引發的詮釋學循環，或終止詮釋學循環；在一種可能的無言無語的狀態中，人和自己的過去，從而也和存在本身直接真實的連結，呈現一種無聲勝有聲的狀態。

我們重新翻開看看過去的舊照片、日記、相片或影像，都會通過表面上的「勾起回憶」而直接撩撥的生存喟嘆，從而使這些照片和日記對我們而言繼續具有意義，而且值得我們繼續保存；面對這些東西，我們可能陷入入神或有點迷茫的狀態中。但是我們可以不需要通過種種過濾器來幫我們去面對這些東西；甚至，在這個狀態中，是我們也不想讓種種的過濾器來打擾或打斷我們的人神或迷茫的心靈狀態；在這種心靈狀態中，非但種種過濾器可能不得其門而入，而且可能連你最親密的人也無法進入，和你一起感受；在這種心靈狀態中，我們可以從種種的過濾器中暫時的解放出來，直接和我們的存在打交道，這對人而言，可能會具有某種程度的心靈治療的作用。

人住在種種的過濾器之中，種種過濾器綁著我們的思考、思想、觀點和角度，讓我們具有或形成種種的症候和特質；在這樣的狀態中，人是身不由己的；雖然人的生存籌畫處理也會反過來

制約改變先前綁著我們的種種過濾器；但是，我們可能又很快的被接踵而來的過濾器所綁著。在這些過濾器中，可能還包括我們所處的關係網絡，特別是權力網絡中。我們鑲嵌（或住）在包括權力網絡在內的種種過濾器中，這在某一方面來看，也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它也可以被視為阻礙人與自己存在直接打交道的藩籬或障礙。就算我們企圖通過前述的日記、札記、影像和錄音等留下我們過去的點滴；可是也就如前述，這些點滴是和當時指涉的情境事件甚至和當時的自己已經脫離；因此，它們是一種異己的東西，它們不見得會繼續被包含在我們的生命和生活之中；亦即，我們不見得可以繼續做這些東西的主人，甚至我們會沒有把握它們到底是不是我們的過去，它們對我們而言非常陌生；要繼續做為自己過去的主人，人必須不斷重建或建構自己和過去的關係，而這有可能就會使過去和不同的語境和過濾器接連，出現不同版本的過去。亦即，你的過去不見得會百分之百的繼續屬於你，你必須不斷的通過重建或建構去克服「過去」的異己性。但是當你宣告重建或建構完成的同時，其所呈現的文本，可能又開始離你而去，仍然和你處在一種「異己」的關係中。

既然可以出現不同版本的過去，所以也就有可能有不同版本的「我」或「自己」，從而使人陷入不同版本的詮釋循環之中；甚至人還必須通過策略去選擇這些版本的用途，從而使得「過去」成為我們的工具或籌碼；在這樣的選擇過程中，我們和「過去」不只是策略性的理性關係，其實也已經是一種權力關係。人可以



通過權力或策略選擇將人和自己的「過去」綁或接連在一起，但是「過去」做為一個文本，它本身所具有的「異己」性，使得它本身隨時隨刻都準備或正在隨風飄逝；就算我們如前述可以通過種種的過濾器去捕捉過去，但這些過濾器其實還蠻像風箏的線一般，「過去」隨時都有可能像斷了線的風箏隨風飄逝。

三、「過去」和自己的接連

「過去」和自己可以有很多種接連的方式：工具策略式的，宗教教義式的，美學式的，存在論式的，權力關係式的，倫理親情式的，意識型態操作式的或壓抑式的等；而對這些接連方式的選擇，是會受到人當下的生存處境以及生存籌劃的制約，亦即是人對自己的一種理解方式，以及人在當下的「話語」；從這些角度來看「過去」是存在於「當下」之中，並且有可能因此進入未來，因為通過自己和「過去」接連方式的籌劃，可能會影響人的未來的生存處境。

不是因為確實有「過去」，或我們能回憶「過去」，或者說相信我們是從「過去」活過來的，從而認為我們必須連接「過去」；其實，面對「過去」，回憶「過去」，這與對「我是誰？」的追問有著直接的關連性。而對於「我是誰？」的追問，我們可以再問是「我」在問嗎？那這個「我」又是誰？這樣一來我們可能就會陷入迷惘之中，無言以對。其實，到底是誰在問「我是誰？」，不是「我」，也不是任何其他人在問，而是人的存在本身在問，存在本身促使我們要不斷通過「我是誰？」的發問，去進行對自己生存的籌劃，

從而在展現自己的生存或生活方式，或自己的活法時，去理解人自身。因此，要不要和過去接連，這是由人的存在本身，而不是靠回憶，或靠確定有「過去」來決定的；人也可以選擇不和過去接連，不過，「不和過去接連」其實也是某種和過去接連的方式，同樣也是受人的存在本身的制約和影響。

雖然，我們要通過種種方式或種種過濾器去和「過去」接連，但這些方式或過濾器是人的生存籌劃或生存方式的表現；因此，我們在前面曾說，我們住在種種過濾器之中；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我們是住在自己的存在之中。我們的存在在一方面必須依託或通過種種過濾器來展現，包括語言在內的過濾器似乎是存在的家；但在另一方面，包括語言在內的過濾器也必須依託人的存在，通過人的存在，因此，存在也是包括語言在內的種種過濾器的家。

沒有人的存在，也就沒有種種的過濾器，種種過濾器是因著人的存在而形成的；反過來說，沒有種種過濾器，人的存在也無從表現，可以說，人幾乎是等於不存在。當然，也如前述，通過存在所引發的存在喟嘆，它是可以爆破種種過濾器，直接而純粹地面對人的生存意識，以及讓人直接而純粹的回到人的存在本身；人在現實的紅塵滾滾的世界中，儘管必須通過種種過濾器讓自己表現得五光十色；但是在存在喟嘆的狀態或霎那間，種種的過濾器可以是無用武之地的；而如果硬要讓種種過濾器加諸在存在喟嘆之中，就可能變成一種造作，或讓存在喟嘆走味；其實，人面對山川美色，人世苦難的衝擊，影像畫像或畫作的美，其所產



生的讚嘆、震撼、感動或入神，基本上都是在種種過濾器還來不及介入的霎那間產生的，當過濾器要介入時，這些讚嘆、震撼、感動或入神其實都已成過去；種種過濾器其實是趕不上人基於存在所產生的存在悸動的；這種當下的霎那間的悸動，最直接最真實，因為它就是存在霎那間最直接真實的展現。儘管，這種悸動可能會產生持續的效應，但是最原初的悸動已然過去，人們可能必須讓種種過濾器介入，將它展現為文本；當然，文本可能會再度引發人的生存悸動或喟嘆，但是原初的悸動已然一去不復返。不過，就因為這樣的存在喟嘆或悸動是直接而真實的，它爆破了種種過濾器；因此，人是有可能跨越時空和不同時空情境的人產生移情 (empathy) 式的相互交流；亦即，在存在喟嘆或悸動的當下或霎那間，人不管是在什麼樣的時空中，同樣都是存在的，人是可能不需要種種過濾器就可以形成共鳴的；面對人生無常短暫，不管是通過詩、文學、戲劇或音樂來表現，其之所以會感動人或扣人心弦，主要是植基於人存在喟嘆或悸動。

在不斷飛逝而去的「過去」中，確實發生過這個或那個的事情，而這些事情由於我的記憶的脆弱易變或我們基於生存籌劃的選擇，其中大部分確實是如風如煙飄逝；而剩下的能夠留下來的，還必須受到人所屬的權力網絡關係的制約，才能夠決定能否被記憶或甚至通過包括書寫等方式保留記錄下來。而且，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到底能不能被記憶，有時並不是由自己所決定的，除了會受到上述的人所鑲嵌其中的權力網絡的影響外，還與這些事情是否「自由」有關，如果這些事情被鎖在一個連目前的權力關係

網絡都無法解構的禁忌或禁錮之中，那麼我們也就無法實現對它們的記憶，只能將它們埋在內心深處，而這些鎖住過去事情的禁忌或禁錮，也可能是我們通過壓抑設下的；除非我們從壓抑中解放出來，解構了這些禁忌或禁錮，否則這些記憶不會被解放出來。

而真正道出過去發生什麼事，甚至如何發生，並不是那麼簡單容易；要和盤托出真相，一方面會受權力關係網絡的制約，如此一來，真相可以說就是權力制約下的產物；而另一方面，則可能涉及到「良知」，而「良知」是在人可以跨越理性計算時湧現的，如此一來真相又可以說是「良知」體現的一種表現。而不管是做為權力的或良知的表現，要如何陳述 (present) 或再現 (represent) 真相，則前文又必須受種種過濾器的制約。不過，「良知」的展現有時是一閃即逝，或非常幽微的，人們不見得能夠進一步地通過種種過濾器來表現它；而且當人們要通過種種過濾器來表現它時，可能又受到紅塵滾滾的影響，從而不再是「良知」了。

也許，正因為要道出真相不是那麼容易，以致於所謂「追求真相」才會成為人標榜要戮力以赴的目標；可是當我們在一起這麼做時，我們和這個志業和目標就自然形成權力關係，並且也因此陷入更廣泛的權力網絡或其他種種過濾器之中。如何面對人的「過去」，不管就個人或集體而言，長期以來就是非常棘手而且需要大費周章的事情；文學、藝術、政治和種種制度安排，其實都與這個問題有關，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涉及到激發人的生存嘆、悸動，以及建立政治的正當性和制度的合理性，甚至還觸及到人對自己的理解，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或感情的發展交融。



四、交代「過去」的意義

我們求職報考或報到時，經常被要求寫自傳或履歷表，這是被要求交代自己的過去，俾讓擁有權力的單位或個人據以判斷你的能力和條件；我們在爭取一個工作或職位時，必須從我們迄今所牽連的，並在過去所形成的關係網絡中去運作。在政治運動過程中，人們經常甚至必然會被要求交代過去，以便通過透明的，沒有隱藏的「過去」的呈現，表達自己對某個對象的政治忠誠；在人際關係中，人也經常藉著交代或述說過去，去獲得別人的移情和信任；因此，人的過去可以是人的符號資本、社會資本、政治資本或人力資本，它甚至可以因此轉換成貨幣資本、財產、物品、獎勵、聲望、感情、交情、地位和職位；當然，人也可能因為交代過去而失去了以上這些東西。

交代「過去」是進入種種關係網絡，以及接受規訓的必要條件；對過去進行交代，在某種意義上是被要求在精神層面的馴服，並且讓自己成為別人或單位機構可以認識的對象，從而進一步使別人或單位機構可以來介入和規訓自己；這樣一來，當人自認為很認真或很慶幸地通過交代了過去，而得以進入種種關係網絡時，他自己其實已經進入種種的規訓網絡中，而他的身體也同時成為被規訓的對象^⑤。這也就是說，在種種關係網絡中受制約或規訓，從而有了過去，然後我們也同時才能夠活在當下。人接受規訓從而被馴服，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人按照別人、單位機構或權力關係網絡的要求，來建構以及交代自己的過去。其實，人能夠